

“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为纪昀所作”说补遗

张 蕾

署名纪容舒撰的《玉台新咏考异》，实乃纪昀所作而归之其父。这一点已为学界所认同。今人隽雪艳曾将纪昀之《玉台新咏校正》稿本序与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之序对照，发现二者“文字几乎完全相同，所不同的只是年代和署名”；“再取现存刻本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与稿本对比，结果两书的正文和考订文字也都完全相同”，只是《玉台新咏考异》没有稿本天头位置上的评论文字，因而可以确定“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为纪昀所作”^①。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作一点补正。

关于《玉台新咏考异》署名及完成时间问题，撷英书屋抄本《玉台新咏校正》卷六跋曰：“检是编，首题河间纪某校正，末题观弈道人^②书，均无容舒名。考《知足斋集》载《纪文达墓志》，则云文达父讳容舒，曾官姚安太守。乃知代其先人所作也。序中记壬辰、癸巳，公官侍读总纂《四库全书》时所作也。”即认为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一书的作者实为纪昀，作于其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时。但这一时间不尽准确。据《玉台新咏校正》稿本跋“观弈道人记”所示日期“癸巳正月二十七”，知是年为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而《清实录》记载，《四库全书》馆开馆的时间为此年二月^③，刘统勋上奏举荐纪昀由“纂修”提升为“总办”的时间为此年闰三月^④，也就是说纪昀入《四库全书》馆任总纂之前业已完成《玉台新咏校正》。因此隽雪艳先生文中“乾隆三十八年正月，这时，纪昀已经开始了总纂四库全书的工作”云云，时间上也于史略有出入。又据“观弈道人记”交待：“余既粗为校正，勒为《考异》十卷，会汾阳曹子受之问诗于余，属为评点，以便省览，因杂书简端以应之，与《考异》各自为书，不相杂也。”可知此书校订部分名曰《玉台新咏考异》，与评点部分各成一书。这段话既明确了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为纪昀自作，也说明《考异》的完成时间早于评点部分。

①《〈玉台新咏考异〉为纪昀所作》，《文史》第26辑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66页。

②观弈道人为纪昀别号。

③《高宗实录》卷九二六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452—453页。

④《高宗实录》卷九三〇，第514页。

此外,梁章钜《退庵随笔》云:“余有《玉台新咏》读本十卷,每诗后各附批语,皆本纪文达师之绪论,尚拟付梓以行也。”^①但这个注本最终并未刊行。就笔者查阅梁注《玉台新咏》稿本^②的情况看,此本体例仿效纪昀《玉台新咏校正》,亦由两部分内容构成,一是《玉台新咏》正文及插入其间的双行校订文字,二是原诗后所附的赏析文字。卷首题署“古闽长乐梁章钜述”,此本的确是“述”多“作”少。校订部分与《玉台新咏考异》基本相同,所不同者,有些卷次于该卷目录之后加注,考证编排是否合理。其余多属语序的调整或略有增删。如卷一李延年《歌诗》题注与《玉台新咏考异》完全相同,只少“惜不可尽考矣”一句;原序下注曰:“此后人所叙记之词,非本序也”,亦为《玉台新咏考异》所无。至于原诗后所附的赏析文字,正如梁氏所言,“皆本”纪昀《玉台新咏校正》的眉批部分,而发挥较少。例如卷一辛延年《羽林郎》的评语比纪氏眉批多出“序致处错落纤悉,点缀浓郁,乐府妙境往往在没要紧处使人意消”几句。又如卷八纪少瑜《拟吴均体应教》,纪评曰:“起二句似织妇,‘却匣’二句似歌姬,后四句又似桑妇,语脉未免夹杂。”梁氏所评不过将“桑妇”换成“蚕妾”,将“语脉未免夹杂”改为“未免太不联贯”。但梁章钜只道“批语”的来源,并未对校订部分的出处加以说明,或许可以理解为这部分亦从纪昀的校正而来。梁氏只字未提纪容舒,正是对其师著述的默认。

伦明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有言:

河间纪文达公昀,……余得其《河间纪氏家集》原写本二册。而前此亦得文达《玉台新咏考异》手稿本,及其父容舒《杜律详解》传录本,二书在四库,一著录,一存目。但《玉台》题容舒名,《畿辅丛书》刊本同,而稿本则文达自著。证之后序,刻本题纪容舒序,稿本题纪昀序。刻本“余自姚安归来”句,稿本“姚安”作“滦阳”二字外,文全同。因思是书所引诸异本,非容舒所能见,文达兹举,殆善则归亲之意耶?《考异》中语,近人丁福保又添入《八朝全诗》中,攘为己有。然稿本上方尚有评,无语不精。^③

这段话实际上已将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与《玉台新咏校正》的瓜葛理得很清楚,并且揣测纪昀将此作归之于父的原因,盖出于得意与重视:“文达兹举,殆善则归亲之意耶?”也颇有道理。因为按照纪昀的风格,不会轻易将己作录入自己统领纂修的《四库全书》,哪怕是最得意之作。从《四库全书》各书的提要可以看出,纪昀对历代选集编撰者自收己作颇有微词^④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

①梁章钜:《退庵随笔》,《清诗话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1973页。

②即《梁氏定本玉台新咏》,湖北图书馆藏。

③伦明: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第2-3页。

④关于纪昀对《四库全书》各书提要的著作权,周积明《纪昀评传》(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4年)论证甚详,见“生平篇”第五章第三节“纪昀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”。故《四库全书》提要的相关论述可视为纪昀观点。

《国秀集》提要曰：“唐以前编辑总集，以己作入选者，始见于王逸之录《楚辞》，再见于徐陵之撰《玉台新咏》，挺章亦录己作二篇，盖仿其例。然文章论定，自有公平，要当待之天下后世，何必露才扬己，先自表章？虽有例可援，终不可为训。”因此尽管纪昀个人著述颇丰，但《四库全书》只收了其奉命主编的《钦定历代职官表》。然而，纪昀又实在割舍不下自己用力颇勤的《玉台新咏校正》这部得意之作，或许改变它的书名与作者署名，正是使其得以入编《四库全书》所采取的策略。

纪昀的时代距《玉台新咏》的成书已逾千年。由于《玉台新咏》一书一直受到正统势力的排斥，故其命运不济，正如“四库提要”所言，是集“自明以来无善本”^①，具体而言，“刊本不一，非惟字句异同，即所载诸诗，亦复参差不一。万历中张嗣修本多所增窜，茅国缙本又并其次第乱之，而原书之本真益失”^②。因此纪氏《玉台新咏校正》的撰著，即是出于清理《玉台新咏》所蒙受的“增窜”、次第混乱等遭遇，以复原书之真的考虑，并且通过逐卷逐首地进行精审的考校，体现清代学术严谨求实的时代精神。这部著作以《玉台新咏考异》之名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表明纪昀更重视其中的校考部分，或许也有纠补《玉台新咏》研究中的空疏学风的用意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《玉台新咏》提要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六《玉台新咏考异》提要。